

鄭

志

疏

證

鄭志疏證卷四

善化皮錫瑞鹿門

周禮志

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備商案

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答云禮

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等所施

不同故難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

禮記玉藻疏袁氏攷證曰

與諸侯本作同諸侯從本疏改本疏無膳夫云三字及物皆有俎四字有三牲備作是爲三牲備焉天子之食日少牢作天子日食少牢請問作請聞兩說下並有以字同諸侯作與諸侯所施不同故難據作禮數不同難以據也周異作禮遠詩鴛鴦引答詞集作定無據時而言四字或下並有以字同諸侯亦作與諸侯曲禮疏引作記之時疏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同作

記者亂之耳刪約之文冲遠云玉藻所以異膳夫者膳夫周之正禮玉藻是衰世之禮錫瑞案詩疏故難據下有也字孔本亦有也

疏證曰詩鴛鴦箋云齊句後三舉設盛饌恆日則減焉正義曰此不言朔月而玉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大牢明朔必加於恆日不知爲同齋三大牢爲降二大牢也玉藻日少牢與周禮日一舉不同者引鄭志云云曰然則爲記有參差故不同也周禮膳夫注曰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疏曰云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者案聘禮致饗饌云飮一牢鼎十有二牢鼎九在西階前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云陪鼎三者當內兼臠臠臠並陪牛羊豕鼎後是也云物謂牢鼎之實者言實卽牛羊豕之類也云亦九俎者陪鼎三臠臠臠者謂庶羞在於豆唯牢鼎之物各在俎故云亦九俎引趙商問云云曰若然此周禮周公太平法玉藻據衰世或是異代故與此不同禮記玉藻日少牢朔月大牢正義引鄭志云云曰如鄭此言記多錯雜不與經同按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及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孔晁云四方來會助祭也又云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大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玉藻或合或否異人之說皆不可以禮論錫瑞案孔賈

二說皆通禮經散亡漢今古文家各自爲說周禮古文王制今文周禮皆周制王制多殷制趙商舉玉藻爲問鄭不云玉藻而云王制之法與周異其意蓋以玉藻與王制同鄭主古文故以周禮爲正也國語亦古文故云天子舉以大牢與周禮合玉藻曰君無故不殺牛據上文朔月大牢君當兼天子而言而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則天子無故得殺牛亦與周禮不相戾矣

腊人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

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臠胖何答云雖鮮亦屬腊人

木疏
錫瑞

案疏作鄭答
此以例改

疏證曰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鳥翅矣薄折曰脯種之而施薑桂曰脔脩腊小物全乾疏引趙商問云云經又曰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臠胖凡腊物注云鄭司農云臠膾肉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又云臠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元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臠祭于其上內則曰麋鹿田豕麇皆有胖足相參正也大者截之大臠臠者魚之反覆臠又註曰大二者同矣則是臠亦臠肉大臠胖宜爲脯而腥胖

之言片也析肉意也禮固有腥醢燔雖其有爲孰之皆先制
乃亨阮氏校勘記曰案臠胖之事四字疑衍文下經薦脯臠
胖臠字胖字始有注若於此先言臠胖二鄭杜氏康成當於
此下注矣釋文出胖字音於豆脯之下則陸本尙未誤衍儀
禮士冠禮疏引腊人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鄭注云大物
解肆乾之云云無臠胖之事四字此爲誤衍之明證此疏引
省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臠胖何亦據下文言之錫瑞案
攷勘記是也疏引鄭志當在下節因經文誤衍之後又誤移
此數語以證之耳鄭君與二鄭杜氏解臠胖雖異
皆不以爲乾肉故趙商疑之而問鄭君答之甚晰

酒正三酒注澄酒是三酒也

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答今解可去
澄字本疏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禮運疏

疏證曰周禮疏云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酒謂三酒二者並
在堂下也云澄酒是三酒也者案鄭志云云曰若然鄭本於
此注時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當云酒是三酒
禮運注云周禮五齊五曰沈齊澄與沈蓋同物也疏云澄與
沈蓋同物者周禮緹齊之下有沈齊此醴齊之下有澄齊故
云澄與沈蓋同物也案此注澄是沈齊案酒正注澄酒是三

酒故趙商疑而致問鄭答之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如鄭所答是轉寫酒正之文誤益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錫瑞案此互見禮記坊記一條據此則鄭君三禮注在當時已有轉寫增益之誤惜不得鄭君一一辨之

司裘掌爲大裘

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

本疏袁氏攷證曰玉藻疏引大裘之

上有衣六字

疏證曰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疏云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元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黑羔裘又云服以祀天示質者以其裘以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云云禮運疏云劉氏有六冕皆用大裘按鄭志大裘之上有衣則與元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也又故大裘不裼疏云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錫瑞案鄭君注周禮但引鄭司農注不加辨駁亦不立別解是其義亦與先鄭不異鄭志乃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若然則與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相同不似天子郊天之服亦不合大裘不裼之旨故後人多以爲疑王肅張融謂祭天之日先服大裘至泰壇脫裘服衮引僞家語既不足據陸佃陳祥道楊復

又謂內服大裘而外被袞若然則司服當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袞冕不當遺袞字且袞在內袞在外人但見袞不見袞大裘與袞冕何別祀天與享先王又何別乎古人服制必以見於外而一望可知者爲定大裘當如先鄭黑羔裘示質之說外不加袞亦不加元衣表裘不入公門乃尋常之禮不可以律祀天五禮通攷謂不袞而冕成何體制亦是尋常之見大裘示質猶之陶匏大羹大路越席何疑於不袞玉藻謂大裘不裼正謂無別衣以裼之非必不裼卽是襲其外又有一衣以襲之也

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帑與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帑

本疏

咫長八寸四八三

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

儀禮聘禮疏

何本疏

答云巡守禮制

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

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

本疏袁氏攷證曰聘禮疏

引趙商問咫長至其度載鄭元答云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答語剛約又本書質人疏引鄭答志咫八寸四當爲三三咫謂二尺四寸也則竟剛約之辭矣

疏證曰注云故書渚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與疏云此二者並增成子春義引趙商問云云又質人壹其渚制注云杜子春云渚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元謂渚讀如渚尸鹽之渚疏曰杜子春云渚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者卽丈八尺後鄭從之後鄭不從杜子春純者純止可爲絲爲緇不得爲幅廣狹故讀從士虞禮渚尸鹽之渚故內宰注依巡守禮渚四咫鄭答志咫八寸四當爲三三咫謂二尺四寸也案段玉裁周禮漢讀攷云元謂渚之渚當作純蒙杜說而言賈疏云內宰注依巡守禮渚四咫此渚字亦誤聘禮注引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亦作純惠士奇禮說云愚案渚本作綽一作敦其義則準也丈尺綽制見管子君臣篇斗斛敦概見荀子君道篇準爲法故曰綽制謂布帛廣狹長短之數準爲平故曰敦概謂量鼓淺深大小之容蓋水者萬物之準準者五量之宗故丈尺斗斛皆取則焉經作渚者古字渚純通用杜讀爲純義本淮南案淮南子墜形訓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注云純量名而云丈五尺其義未聞也子春以純爲幅廣不知何據康成旣增成

其說而於質人注又讀漙爲漙尸鹽之漙蓋亦疑而無定論
歟射禮及投壺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是耦謂之純左傳襄十
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純車純十五乘杜注云漙耦也是
漙與純通也戰國策錦繡千純左傳幣錦百兩蓋一匹分兩
端相對相合故曰兩亦曰純地官媒氏職所謂純帛無過五
兩者卽此五兩則一束十端是爲純帛八尺曰尋每兩五尋
故每端二丈純猶全也故取其全非此所謂漙制歟案鄭君
兩處之注一從子春一駁子春其說尙未定惠說似亦可從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袞衣
鷩衣毳衣絺衣元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
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元端褱
衣元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榆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
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履首服編以告桑之服
褱衣白履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祿衣黑履首服次以御於王

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鳥元青赤鞠衣以下三履黃白黑婦人

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

履人疏

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

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

象若今假紒矣展衣祿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

若燕居之時則亦祿衣纓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

禮記

玉藻疏案孔本無其六服以下九字蓋以爲疏文孔云疑與前

爲一節然周禮追師注與此略同正義鄭志之志或注字萬亦

未可知但無可攷姑

錄於此而闕其疑

疏證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

衣素沙注云元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

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

刻繡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褱衣畫翟者揄翟

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褱

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色

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展衣

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禮禮之言亶亶誠也雜記曰

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衣者甚眾
 字或作稅此祿衣者實作祿衣也祿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
 居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禕揄狄展聲
 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禕衣元
 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屨人掌王及后之
 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句素屨葛屨注云元謂凡屨
 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元端黑屨青絢纁純素積白屨
 纁絢纁純爵弁纁屨黑絢纁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
 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元袞赤舄則諸侯與王
 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元舄爲上禕衣
 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疏曰云王吉服有
 九者則司服六冕與韋弁皮弁冠弁是也云舄有三等者謂
 赤舄黑舄白舄也云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者此經先言赤舄
 是舄中之上是六冕之舄也引詩者是韓侯之詩也元袞者
 冕服皆元上纁下而畫以袞龍云赤舄者象纁裳故也引之
 者證諸侯得與王同有三等之舄赤舄爲上也云下有白舄
 黑舄者白舄配章弁皮弁黑舄配冠弁服案司服注韋弁以
 韎韠爲弁又以爲衣裳則韋弁其裳以韎之赤色韋爲之今
 以白舄配之其色不與裳同者鄭志及聘禮注韋弁服皆云
 以素爲裳以無正文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舄配之冠弁
 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
 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元端纁帶素鞶白屨也白屨卽與

皮弁素積白屨同今以黑舄配之不與裳同色者朝服與元
端大同小異皆元端緇布衣而裳有異耳若朝服則素裳白
屨若元端之裳則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是韠從裳
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皆不與裳同色者但天子諸
侯舄有三等元端既不得與祭服同赤舄若與韠弁皮弁同
白則黑舄無所施故從上士元裳爲正而黑舄也大夫元端
素裳亦從元裳黑屨矣云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者以王
爲有三后舄不得過王故知后舄亦三等但冕服有舄者以
同故以一舄配之后翟三等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三翟三等
之舄配之云元舄爲上褱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者元舄
配褱衣則青舄配搖翟赤舄配闕翟可知云鞠衣以下皆屨
耳者六服三翟既以三舄配之且下文命夫命婦唯言屨不
言舄故知鞠衣以下皆屨也經又曰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
屨功屨散屨注云命夫之命屨繡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
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
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
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疏引鄭志云云錫瑞案賈疏申鄭甚
晰辨皮弁元端不盡與裳同色尤爲明通鄭云屨舄皆同裳
色亦謂其大致然耳玉藻疏引鄭志云云曰故內司服陳六
服之下云素紗鄭注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案鄭云副
編次詳見周禮注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鄭注謂副
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絛矣服之以從主

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
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纓
弁總而已疏云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者副者是副
貳之副故轉從覆爲益之義也云其遺象若今步絳矣漢之
步絳謂在首之時行步絳動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
久遠亦無以知之矣案詩有副弁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
未知用何物故鄭注詩云副既弁而加飾古之制所有未聞
是也云服之以從王祭祀者鄭意三翟皆首服副祭祀之中
舍先王先公羣小祀故以祭祀總言之也云編編列髮爲之
者此鄭亦以意解之見編是編列之字故云編列髮爲之云
其遺象若今假紒矣者其假紒亦是鄭之目驗以曉古至今
亦不知其狀也云服之以桑也者上注鞠衣以告桑此下注
及鄭答志皆云展首服編此直據鞠衣服之以桑不云展衣
者文略其編亦兼於展衣也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者此亦
以意解之見其首服而云次明次第髮長短而爲之云所謂
髮髻者所謂少牢主婦髮髻卽此次也言髮髻者髻髮也謂
剪髻取賤者刑者之髮而爲髻鄭必知三翟之首服副鞠衣
展衣首服編祿衣首服次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
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則祿衣祿
衣而云次則祿衣首服次可知其中亦有編明配鞠衣展衣
也云服之以見王者上注展衣云以禮見王則展衣首服編
以禮見王此又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者以禮朝見

於王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與編也一者祿衣首服次換御見王則祿衣與次則此注見王是也故二者皆云見王耳云王后之燕居亦纓笄總而已者案士冠禮纓長六尺以韜髮笄者所以安髮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燕居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而居時也案雜鳴詩云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云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但諸侯夫人於國衣服與王后同而得服纓笄而朝者此經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纓笄而毛云著纓笄朝者毛更有所見非鄭義若然彼鄭不破之者以其纓笄燕居無正文故且從毛也其實朝王時首服編也錫瑞案孔疏中鄭甚晰特於鄭所得之目驗者未有以指實之鄭箋詩副笄六珈亦云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攷續漢書輿服志云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罷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瑞繞以翡翠爲華云是漢時步搖卽古之副鄭君得之目驗乃猶不敢據以爲實而曰未聞蓋其慎也其注明堂位則直云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質言之而不嫌釋名釋首飾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亦言副貳也兼用眾物成其飾也編編髮爲之也次次第髮也髮髻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鬋剔也剔刑人之髮爲之也劉熙說與鄭合廣雅云假結謂之鬋鬋卽副字王念孫疏證曰副有衡笄六珈以爲飾而編次無之其實副

與編次皆取他人之髮合己之髮以爲結則皆是假紒案王說甚明後漢書鄧皇后紀注云王后首飾爲副所以副首爲飾若今步搖也直用鄭義又東平憲王蒼傳注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又用毛義與鄭君不盡合其實副編次大同小異與鄭義亦可通副取覆義髮取被義皆取他人之髮以爲假紒惟副兼用眾物如漢之步搖華飾獨多故惟王后得服之然則副與編次雖皆假紒而其制有別故其名亦異用副者雖必先服編而不得竟以編爲副猶之戴步搖者亦必先服假紒而不得竟以假紒當步搖副與編各有獨用之時禮所以別尊卑不可混合爲一毛傳云副者婦人之首飾編髮爲之未免混副編爲一物先鄭云副者婦人之首飾而不及編次亦不若鄭義之分明也

地官保氏注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

趙商問曰按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

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

司徒序
官疏

疏證曰疏曰云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者此是尙書君奭篇敘云聖賢兼此官也者召公爲賢周公爲聖此二人爲三公分陝以其周公爲聖下兼此師氏官召公爲賢下兼此保氏官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稱引鄭志云云曰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成王周官前故成王周官稱三公爲大師大傅大保若然大傅者畢公爲之兼世子之官故稱大傅是以文王世子云大傅在前少傅在後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案鄭君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目見於孔氏遠書疏內無周官趙商據以爲說此必見緯書古文尙書攷曰孔氏逸書無周官趙商據以爲說此必見緯書及書大傳梅氏卽用之以入周官其說是也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曰周禮小宰職注曰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是則鄭君親見古文周官之證也段謂鄭君曾見逸書周官篇說亦有據趙商以周官爲周公攝政三年事者江聲書序周官疏曰僞孔氏僞造此篇以列立政後堯典正義云鄭以爲周官在立政前弟八十六案此敘與上三敘文相承次則事相聯接皆在周公攝政三年時也立政經云孺子王矣則是周公致政成王之後其先後之次自當先周官而後立政宜從鄭本錫瑞案僞

孔固謬江說亦未是也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既緇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魯世家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史公之說以周官立政二篇相連是二篇實一時所作何得以周官爲攝政三年事立政爲七年致政後事乎史公云天下已安官政未次序於是公作周官立政若攝政三年未遑制作且未建侯營洛何得云天下已安史記引今文書序以作周官立政列於作多士毋佚之後周公在豐病將沒之前則今文說必不以爲攝政時事矣馬鄭古文書序與史記今文序篇次不異是古今文並無異說周公踐奄是攝政三年事成王踐奄是周公致政後事詳見所著今文尚書攷證鄭注成王政曰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編篇於此未聞鄭君偶有不照以成王踐奄周公踐奄誤合爲一時事故疑書序編篇有誤不知序實不誤然鄭君云未聞則亦未嘗堅執其說也趙商云攝政三年事卽引用師說耳鄭仲師以爲周禮卽尙書之周官周官已亡無以驗其是否僞周官篇更不足據且非鄭君與趙商所及見也天子三公今古文有二說五經異義今尙書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君謂周公爲傳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傳三公官名也五

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駁無攷據鄭注尚書大傳以三公九卿爲夏制則亦必以師保傅三公爲周制其於許君無駁可知鄭答趙商乃不以周召二公爲太師太保必以爲兼師氏保氏者蓋以周禮所列官名惟有師氏保氏而無太師太保之故案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詔使能也是三公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缺故周禮不列其官顧命成王召六卿其中有大保夷畢公毛公是三公卽以六卿兼之不必以周禮不列爲疑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周召二公必是爲大師大保馬季長乃引周禮注之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其說實誤鄭君以爲兼職亦沿馬氏之義爲調停之說耳賈疏曰此師氏保氏皆稱氏者案鄭下注云官有世功則以官族此二官父祖以來皆以教道國子世爲師氏保氏之官則賜之以氏曰師氏保氏自此以下官稱氏者皆此類也據鄭君言周官稱氏之義則師氏保氏是世官更不當爲周召二公所兼矣

族師四閭爲族八閭爲聯

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答并之爲聯耳

本疏

疏證曰疏引張逸問云云曰若然亦如二比爲聯之類也家疏釋上文曰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又云五人爲伍十人爲

聯者在家爲有五家爲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爲聯相管之法
今云十家爲聯者以在軍之時有十人爲什本出於在家故
并二比爲十家爲聯攷入軍時相并故覆云五
人爲伍十人爲聯明是在軍法耳疏說甚晰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
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
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禮孰錯未達指
趙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勅法康誥之時周法
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
爲乃謂是錯也大司寇疏袁氏攷證曰本疏族師引起之職作
答曰作鄭答共勅下有之字未定下無天下二字末無也字書
康誥疏云周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
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約鄭義錫瑞案阮
刻注疏作是錯共勅下有之字與族師疏同
疏證曰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
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

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疏引趙商問云云又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注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疏引趙商問云云曰若然言周公之時未定天下卽是新國更云新誅三監假令周法先定新誅之國亦是新國故此云新辟地立君也錫瑞案比長亦云五家相和親有舉奇衰則相及周禮之法固然康誥無罪不相及明文左傳引書有之蓋謂不以其父之不慈而罪其子不以其子之不孝而罪其父推之兄弟亦如是也鄭尙書注不傳未知其說如何書疏曰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卽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鄭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敗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疏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以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孔疏所引鄭志蓋撮舉其文其解書禮二經亦於鄭義之外別具一說

載師以廩里任國中之地

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答曰六鄉之民土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

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
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
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本疏

疏證曰載師注云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
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
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
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
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
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
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
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
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
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
土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
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
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
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
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疏
云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而

存一今於此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不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十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引張逸問云云曰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唯據上地有菜五十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者鄭意遠郊外上地有菜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菜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三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卽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爲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向者借半今於百三十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同未分於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爲十八同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借二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八同得四同一同者分爲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添前六十五同總爲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六十同六九五十四爲五百四十萬夫又有九同同有九萬夫九九八十一又爲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爲八十四萬夫又添五百四十萬夫總爲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

夫也云。上中下者。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者。以上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矣。云。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以六家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家受二百六十萬夫。之地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爲六十萬家。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之地。向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除十二。餘有四十八萬家。在地。亦五分除一。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爲二百八十八萬夫。地在。將此四十八萬家。添前二百四十萬夫。總爲六百二十四萬夫。矣。錫瑞案。賈疏申鄭甚晰。或疑計較煩碎。地不能方。平如圖。然疏已解之。曰。鄭欲以闡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算法。是可毋以煩碎爲疑矣。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云。爲之旨。輕重

之差答曰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

疏

疏證曰注云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疏引趙商問云云錫瑞案趙商疑輕重不倫近人疑其太重今具列之以備參攷惠士奇禮說曰里布者一家之里也後鄭謂里布二十五家之布罰一家而使出二十五家之布勢必不能且不毛與不耕孰重宅不毛者罰布一里田不耕者罰粟三夫趙商嘗疑而問焉康成亦不能言其故矣宅之所處爲里里者居也夏官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是也蓋屋在田故田不耕者出二夫之屋粟宅在里故宅不毛者出一家之里布也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曰里布布非布帛謂泉也里字之義有三一爲三百步之里一爲二十五家之里一爲里居之里里布者里居之里此經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遂人以田里安厖王制田里不粥孟子收其田里皆此義卽謂其所居之宅也宅而毛則有孀婦之貢其不毛者是棄地不因此不毛而遂無征也里布之輕重雖不可知鄭注以爲二十五家之里則太重矣或又以爲方里而井之里皆不明里字之義屋粟又見旅師自是當時征稅之名不知其多少也田不耕有多少當量田而出粟豈可限以三夫孔廣森經學卮言曰愚案里布直謂治麻所作布罰各於其本事故田不耕則罰以粟不樹桑麻則罰以布田一井收穰禾秉芻缶米一屋之數得禾八十斛芻八十斤米三分缶

三
之一載師罰田不耕者就用此數非一夫而責以三夫之粟也若然罰里布者亦非得二十五倍之罰蓋別有計里出布之法正國語所云賦里以人而量其有無者惜末由詳考耳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注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

劉琰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答曰夫家之征者田

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

本疏

疏證曰載師注云民雖有閒無職作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縣役閭師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曰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上皆論貢不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即賦也以其掌九賦者上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引劉琰問云云曰以此言之若今租即夫征不得兼言家鄭連言家挾句耳錫瑞案鄭君明分夫稅家稅爲二謂家稅出土徒車輦給縣役而答劉琰但言田稅文不具耳鄭君又分夫家之征夫布爲二是閒民無職者既出田稅又出算賦近人亦疑太重今具列其說惠士奇禮說曰凡民有夫則有家夫出口泉故口

以夫名家給繇役故役以家名夫布者一口之夫家役者一夫之家征有弛舍惟賢能老疾貴者服公事者而閒民不與焉故使之出三日二日一日之力征而田與追胥轉移執事亦在竭作之列所謂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是也後鄭謂家征者出上徒車輦失之夫征卽夫布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曰民無職事而責其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立法太重勢必難行考諸經凡言有夫家者猶云男女無妻者爲夫有妻者爲家此言出夫家之征謂其人若未受室或喪其妻則出一夫力役之征已有家則并出嬖婦布帛之貢也又曰此經凡無職者與農圃等同列卽九職中之閒民夫布亦是閒民本身正賦蓋六七尺以上皆有力役之征閒民傭力於人不能赴公甸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三日二日一日之用似後世之僱役錢非罰也孔廣森經學卮言曰民無職事者謂閒民之情游不給轉移職事者征之以泉若令代出傭直之意漢律民不繇費錢二十三近古夫家之征也謂之夫家者有所徵發當計三家而出一夫故以名之閒民無恆產如責其百畝之稅是厲民矣劉應召曰載師不云無職而獨云無職事者蓋無職不過無所職掌然猶必爲有職者轉移職事故閭師不云出夫家之征而第云出夫布若無職無事則較之僅無職者其罰當重故載師不云出夫布而獨云出夫家之征經文易明賈疏未及此致使無職事者與無職者無異竊謂夫家之征者謂無職者出夫征無事者出家征也若無

職無事則夫家之征俱出故經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也夫布者謂有事無職故不責其出家征第令其出夫布
然則何以知其有事也案鄭答劉攽云夫布者如今算斂在
九賦中者也是九賦中之算斂皆無職者爲之此注所以云
無職者掌其九賦也無職者既有所掌則不得謂其無事明
矣有事故寬其罰但出夫布也要之夫家之征者謂無職又
無事之罰也夫布者謂無職而有事之罰也無職而有夫稅
夫稅者謂一夫受田百畝既不力田所爲罰以百畝之稅也
既不力田又不事事其勢必爲閒民所爲罰以從車輦給徭
役也無職者出夫布夫布者猶夫征也然則何以不曰夫征
而曰夫布蓋無職而有事實非閒民可比故僅使之出夫布
若無職而又無事故使之出夫征後儒不識夫征之義謂夫
征若係罰以百畝之稅未免太苛不知朝廷立稅每視所受
爲輕重一夫既受田百畝則朝廷之所罰必視所受以爲衡
況不耕而又無事而謂朝廷之罰不如其所受乎家征實一
家力役之征既曰無事者則其未嘗力役可知既未力役則
已可常安於無事也所以然者載師言民無職事者明無常
職又無所事事也故其罰重而令出夫家之征闕師言民無
職者本於九職則雖無常職而轉移職事卽其職也故其罰
輕而令出夫布也

劉琰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入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

本疏袁氏攷證曰不審之審疑當字之譌案孔本亦云疑當之譌

疏證曰閭師疏引劉琰又問云云曰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案冢宰職九賦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爲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有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職爲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讀爲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錫瑞案賈疏申鄭分明劉以爲上八貢皆不言賦此無職獨言九賦疑八貢外更有八賦乃合無職之賦爲九鄭謂貢卽是賦上不言賦此獨言賦者恐人疑無職者不出口稅之泉故特言賦也云此官掌斂賦者閭師掌國中及四

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注云賦謂九賦及九貢據鄭意九賦九貢是一賦貢可以通稱其於無職言賦不言貢者正以經云閭師掌徵賦欲上應經文耳

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

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豈宜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其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尙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答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平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

本疏袁氏攷證曰不

得不報下本無豈宜二字何爲和之下有豈宜二字兩不相應
蓋傳寫換脫也今以義改正曲禮疏引鄭答趙商云離下有若
字不乎作之乎無末二句又本疏此條前引漢時徐州刺史苟
文若問元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離在遼東可以王
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元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
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存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是遠矣近則
青州遼東作難未達周公聖意所趣附錄於此

疏證曰注云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
五狄謂之四海疏引趙商問云云曰若然鄭云雖有至孝之
心能往討之不乎者欲明孝子雖會赦恆有復讎之心故避
之海外使絕忠臣孝子心使無往之緣其孔子云寢苦枕干
不仕者可通之會赦之後恆然其君亦然恐來入中國則殺
之也曲禮父之讎弗與其戴天疏曰檀弓云父母之仇寢苦
枕干不仕弗與其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並是不共
戴天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其離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謂人謂
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故鄭答
趙商云云案賈孔兩疏相合鄭伯熊曰先王緣人情而立辟
離之法得報而不報焉非臣子也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異
國雖不得報亦足以可慰其志矣葉時曰辟諸海外猶殺四
裔辟諸千里外與不同國猶屏諸遠方先王非得已也惠士

奇禮說曰不與同生者孝子之心令弗相讎者國家之法如
其法則孝子之心傷如其心則國家之法壞欲兩全則兩窮
於是使不共戴天之讎辟諸海外既不壞國家之法亦不傷
孝子之心此調人之所以爲調也或曰父之讎辟諸海外是
共戴天也可乎曰調人之和難類封人之錫類也土
中有水弗掘無泉四海之外別有一天其誰曰不然

春官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稊二米

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稊二米案爾雅秬一稊二

米未知二者同異答曰秬卽其皮稊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

無異稱也

序官疏袁氏攷證曰生民疏引答張逸云秬卽皮其

疏證曰疏曰云秬如黑黍一稊二米者案爾雅云秬黑黍秬

一稊二米此爾雅上文云秬黑黍是一米之秬直以秬爲名

下文云秬一稊二米亦是黑黍但無黑黍之名但二米之秬

貴此鬯酒用二米者故鄭云秬如黑黍此爾雅下文二米之

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若然爾雅云秬一稊二米不言黑黍

者爾雅主爲釋詩案生民詩云維秬維秠爾雅云秬黑黍卽

是維秬者爾雅云秬一稊二米卽是維秬者也若然爾雅及

詩云秬者卽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引鄭志云云曰鄭云重

言者秬卽是皮復云秬亦皮是重言也恐人不知秬是皮故重言秬秬秬是一還是秬故云更無異稱也詩生民維秬維秬傳秬黑黍也秬一稔二米也正義曰秬黑黍以下釋草文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秬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秬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祫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秬一稔二米鬯人注云一秬二米文不同者引鄭志答張逸云秬卽皮其秬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秬秬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秬爲秬也爾雅疏同詩疏

籥師注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

廢置也於去者爲廢故曰廢

序官疏袁氏攷證曰檀弓疏引鄭答于去下有聲字故曰廢作謂廢

去不畱也司樂疏引于去者爲廢一語無聲字案
孔本多謂廢畱不去也句云此句依檀弓正義增

疏證曰疏引張逸問云云又檀弓注亦引傳文疏引鄭志答
張逸云廢置也於去聲者爲廢謂廢去不畱也錫瑞案廢去
不畱當作廢畱不去何君公羊解詁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
齊人語何解廢字與鄭義同孔廣森公羊通義曰謹案左傳
廢六關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其義皆爲置段氏說文解
字注曰左傳廢六關王肅家語作置六關淮南子舜葬蒼梧
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居
與時轉貨殖傳作廢者驚財徐廣曰著猶居也讀如貯莊
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廢之爲置如徂
之爲存苦之爲快亂之爲治去之爲藏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

答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理詩鳧鷖疏

疏證曰疏曰下云鯉沈祭山川澤五嶽飲神雖與社稷同
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鯉沈也詩鳧鷖箋云深水外
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正義曰釋天云
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

鬯也既祭鬯藏地中然則瘞埋牲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平地故以深爲喻也爾雅以祭地爲瘞埋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春官司巫凡祭事掌守瘞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然則瘞埋者唯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爲祭社稷山川者上以清喻邱其文可以兼天地則此非地之大祇當是地之別神且大宗伯社稷山川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亦埋與祭地同也若然大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嶽以理沈祭山林川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唯山用埋爾社稷與川似不用埋而此言社稷山川俱瘞埋者引鄭志云云曰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社稷亦埋矣錫瑞案賈疏明晰孔疏申鄭尤詳鄭意以爲祭五嶽從血腥始故周禮別其文曰血祭其實五嶽亦在山林之列既祭亦當埋藏故云何嫌不埋也

注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元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

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曰犁爲祝融其

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

二祀合爲犁食火土者何答曰犁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

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后土轉爲社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

犁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

本疏袁氏攷證曰本疏爲后土下有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爲犁食

后土十六字社卽句龍下無今云至者何二十字據四庫本改

后土轉爲社五字從詩甫田疏補入詩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后

土爲社謂轉作社神又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

犁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錫瑞案袁本南方下有此注云以下

字乃疏文當從孔本今刪去

疏證曰疏引趙商問云云曰此注云犁爲祝融后土食於火

土亦惟見先儒之說也鄭君詩檜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

祝融之墟正義曰向書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

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爲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

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
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又甫田正義
曰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宮之神
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是
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
云云其說略同惟尙書正義曰祝融火官可得稱爲火正句
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釋顓
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
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
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孔無明
說未必然也錫瑞案孔氏書疏從孔傳獨於鄭義獻疑然
鄭屢舉先儒是黎兼二官並非鄭君冊解孔氏疑之非也

以狸沈祭山林川澤

答曰爾雅之文襍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

詩鳧

疏證曰疏云爾雅云祭山曰廐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廐縣
既非周法而按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王
巡守過大山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云天子以巡守
宗祀以前馬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祀亦執勺以先之彼亦言
祈沈者祈沈雖非周法引以況義無嫌也詩鳧鷖正義曰然
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復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廐縣不言

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襍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按人玉人之注有廢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廢懸之法鄭雖不解廢懸之義要廢懸似非埋也祭山得廢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也錫瑞案古禮傳聞各異或非一代之制鄭君不以爾雅難周禮所見最通孫炎曰廢懸埋於山足曰廢埋於山上曰懸叔然蓋欲合周禮爾雅之文爲一使兩不相背然其說未免牽強不若孔疏謂祭山廢縣而復埋於情理爲合也

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

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疊尊不言數者禘祫

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

本疏

疏證曰疏云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元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引鄭志云云曰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禘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有十有二矣其禘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錫瑞案疊尊盛三酒列於堂下諸

臣不敢與王之神靈其尊乃用鬯尊三酒之中清酒以白酢
神祫時祭追享朝享同用三酒卽同此鬯尊不若彝尊何祭
輒變故不
必別數之

典瑞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祭天地宗廟亦執之

禮記曲禮疏

疏證曰曲禮疏云熊氏以爲凡執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
侯又執鎮圭以朝日及祭天地宗廟知者典瑞云王執鎮圭
以朝日又鄭志云祭天地宗廟亦執之是朝日旣執鎮圭則
夕月亦當然也錫瑞案祭天地宗廟用鎮圭禮無明文可據
玉藻元瑞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君讀爲元冕或據國語大
采朝日謂朝日當用袞冕司服享先王用袞冕視上帝五帝
大裘而冕降一等大宗伯實柴祀日月亦視禮祀上帝降一
等則日月之尊等於宗廟而次於天地朝日用鎮圭祭天地
宗廟亦當用
鎮圭可知

大司樂王師大獻注獻捷於祖

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

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答曰司馬云

師大獻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

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

本疏袁氏攷證曰又見大司馬疏大司馬云易作夏官無愷樂字大司樂

下無云字司馬以下十三字易作司馬主軍事之

功宗伯以下八字易作宗伯主宗廟末無也字

疏證曰疏引鄭志云云又大司馬注兵樂曰愷獻於社獻功

於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疏引趙商問云

云曰若然軍有功二處俱獻以其出軍之時告於祖宜於社

故反必告也錫瑞案二處之文大同小異大司馬疏說尤明

大祝云大師宜于社造于祖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宜乎社造乎禘是出軍時祖社皆必告告又以主行留子

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

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小宗伯云帥有司而立軍社大

社云設軍社左氏定四年傳曰君以軍行設社鼓是出軍

必載社主遷主之證肆師注引尚書大傳將舟亞宗廟亞將

舟謂社主宗廟謂遷主以其並載兩

處之主故獻捷愷樂必兩處並奏也

大卜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

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杜子春云連山必戲歸藏黃帝

趙商問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答云此數者

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

本疏

袁氏攷證曰疏云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云云從此之此子春前說以下之云云子春後說也又引答語非無已下故著作且從無說而已三字周作也錫瑞案古以與通用以不卽與否也袁氏執誤本作以下因妄爲之說非是今改從注疏作以不孔本亦誤作以下

疏證曰疏引趙商問云云曰鄭既爲此說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云其書存者有歸藏如是玉兆爲夏瓦兆爲殷可知是皆從近師之說也按今歸藏坤開塗帝堯降二女爲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然依子春之說歸藏黃帝得有帝堯及殷王之事者蓋子春之意必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鄭云改之無據是以皇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雖炎帝與子春黃帝不同是亦相因之義也鄭又注連山歸藏云

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
 杜子春云連山必戲歸藏黃帝疏曰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
 氣也者此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
 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
 藏於其中者此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
 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也鄭雖不解周易其名周易者連山
 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
 首乾爲天能周而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必以三者爲首
 者取三正三統之義故律曆志云黃鍾爲天統黃鍾子爲天
 正林鍾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大簇爲人統寅爲人正
 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天首殷以十二月爲正地
 統故以坤爲首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
 漸正月故以艮爲首也引鄭志云云案三兆無可攷三易人
 多異辭易孔疏論三代易名曰鄭元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
 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
 道周譜无所不備鄭元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
 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無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
 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
 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膺膺是也路
 史發揮連山者列山氏之易也夏人因之歸藏者歸藏氏之
 書也商人因之汪中述學曰鄭注大卜云名曰連山似山出
 內氣也其言望文生義殆失之矣連山卽烈山春秋昭二十

九年傳有烈山氏祭法烈山氏之有天下是也魯語亦謂之厲山皆語之轉杜子春以連山爲宓戲杜預以烈山爲神農世諸侯韋昭以厲山爲炎帝之號三說不同韋義亦允錫瑞案諸說皆於鄭義有疑鄭云非無明文則其說必別有據但今不傳耳釋文出周氏注云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陸氏兼存兩說仍主鄭君之義姚配中駁孔申鄭謂神農黃帝以有連山歸藏之易而後有是稱猶之明於農則稱神農有軒冕輪轅之制則稱軒轅名隨事舉非古聖所自名果爲代號夏殷何取而因之不改且杜子春周禮注以連山屬之伏羲鄭志答趙商之問不以爲誤果爲代號不應所稱無定上古質亦無合兩字爲代號者據此足徵鄭義之可信矣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是二書漢世猶存而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連山出於劉炫僞作北史明言之歸藏出於宋元豐間其爲僞書更無疑也

辨人巫更注更謂筮遷都邑也

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爲小故筮之

詩定之方中疏

若武王遷洛盤

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

本疏袁氏攷證曰疏引此前有鄭答趙商

字曰五

疏證曰疏云更謂筮遷都邑也者此遷都謂公卿大夫之都邑引鄭答趙商云云詩定之方中傳曰建國必卜之正義曰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繇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注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爲小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錫瑞案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七曰筮祠鄭注祠謂筮牲與日也疏云按大卜大祭祀而卜之今此祀不卜而筮者彼大祀用卜此謂小祭祀故用筮也然則遷國用卜遷都邑用筮亦猶大祭祀用卜小祭祀用筮矣

簪參注謂筮御與右也

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答曰天子具官有常人非一人故筮可使者諸侯患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且此云筮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曲禮注引春秋獻

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請明所據又尙書龜從

本疏錫瑞案此條從

阮刻注疏所引如是表本與孔本皆從監本注疏且此云至是從三十七字在今此用筮何五字下非一人上多官字可使者上多有字患官無常人患字作兼當從阮刻宋本注疏爲是且此云下別爲一條阮刻注疏龜從下文義不完不敢意增故筮可使者故誤作致

據監本作故改

疏證曰疏曰云參謂筮御與右也者云參謂參乘之事故知是御及車右勇力與君爲參乘故筮之也引趙商問云云鄭答云云錫瑞案鄭答已足解趙商之惑云天子具官有常人者周禮夏官有司右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皆非一人故簪人但筮其可使者諸侯不聞有司右等官故見於春秋傳者皆臨時卜之其說甚明若經下文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別是一事注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疏曰此大事者卽大卜之入命及大貞大祭祀之事大卜所掌者皆是大事皆先筮而後卜故鄭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漸也者筮輕龜重賤者先卽事故卜卽事漸也云於筮之凶則止者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若筮不吉而又卜是卜襲筮故於筮凶則止不卜按洪範云龜從筮從又云龜筮其違於人彼有先卜後筮不吉又卜與此經違者彼是箕子所陳用殷法殷質故與此不同疏申鄭

注甚明且此云筮以下別是一事當是趙商更端再問與前問不相蒙阮彙宋本次序未亂借向書龜從下佚脫並鄭答亦不傳茲故引下文注疏以補明鄭義若向書與此經不合疏已解之獻公卜不吉而又筮正違卜筮不相襲之戒故鄭注曲禮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讀龜筮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曲禮孔疏云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引此注及鄭注占人云將卜大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唯卜不筮也引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小事無卜唯筮引筮人九筮并注及鄭注占人卜而徒卜者則用九筮是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其禮既先筮後卜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故先言龜也鄭注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所以供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著龜若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則洪範所云者是也孔疏申鄭尤詳足補鄭答不傳之義乃阮刻注疏諸家皆不引之而加辨正校勘記於此亦不置一辭皆未免失之目前矣

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裸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了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爲主人故午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卽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卽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卽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

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其不勝不能損吳是明卽復也問曰
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答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
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
有癸亥爲陰陽交兮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
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易之時十
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本疏袁氏攷證曰通典天子合朔
伐鼓篇載侍中鄭小同議曰史官
不務審察暑度謹綜疏密謬準交會以爲其兆至乃虛設疑曰
大警內外其有不效則委於差暑度禁縱自由皆非其我按春
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始有
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於前矣此爲古有
明法而今不察是守官隋職攷察無效此有司之罪又答古來
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麻皆無推日蝕法但有攷課疏密而已
負坐之条由本無術可課非有司之罪附錄於此錫瑞案袁本
故知庚辰下有于上爲客四字阮刻注疏本無之今刪去孔本
亦有此四字

疏證曰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注云天地之會建厥所處之日辰者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故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日辰者日據幹辰據支云陰陽之氣休王前後者案春秋緯云生王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凶假令春之三月木王水生木者休王勝土土死木王火王所生者相所勝者凶火勝金春三月金囚以此推之火王金王水王義可知觀此建厥所在辨陰陽之氣以知吉凶也經又云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注云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僕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用占夢則亡疏曰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用占夢則亡夢以知吉凶所在引張逸問云云又曰云今八會其遺象也者按堪輿大會有八也小會亦有八服氏云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太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月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

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又彼注云後六年定
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晦庚辰吳
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龍尾而食
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爲亡臣是歲
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注云午火庚金也火
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
爲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服氏以
庚午之日日始適火勝金故不克入楚必以庚辰此與鄭義
別其餘略相依也案杜預左傳集解曰史墨知夢非日食之
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庚辰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
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
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竊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
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
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
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
水數六故六年也孔疏曰於天文房心尾爲大辰尾是辰後
之星也日在辰尾自謂在辰星庚辰入郢乃謂日是辰日二
辰不同而以日在辰尾配庚辰爲庚辰者二辰實雖不同而
名曰辰以其名同故取以爲占此則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
測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是其言之驗也此十二月日
食彼十一月入郢則吳是未復其月而云及此月者長麻定四
年閏十月庚辰吳入郢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杜云昭三十一

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人郢今十一月者并閏數也然則彼是斬閏之後且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其月垂盡故得爲及此月也長祿此年十月壬子朔故庚午是十月十九日也從庚午下去十二月辛亥朔爲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之日而更以庚午爲占舍近而取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午爲南方之辰楚是南方之國故午爲楚之位也午是南方之辰火也庚是西方之日金也日以庚午有變午在南方必南方之國當其咎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有吳耳故知入郢必是吳也其日庚午庚金午火五行相剋火勝金金以畏火之故金爲火妃夫婦相得而彊是楚彊盛之兆雖被吳人必不亡國故知吳入郢終亦弗克言其不能滅楚也食在辛亥之日亥在北方水位也北方水數六故曰六年吳入郢也錫瑞案杜孔解傳與鄭不同漢藝文志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是占夢之書漢世猶存鄭君云占夢則亡已不盡知其術矣而孔疏於史墨之說亦有疑焉蓋術數之學漢以後更失其傳也

巾車建大白以卽戎

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卽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建大常注凡班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大

白以卽戎爲何時答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卽戎者或命將或勞
 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也大司馬疏袁氏攷證曰本疏引此建
 載大常注上有下字注下有云字凡班物作凡班旗物不知下
 有巾車二字爲何時作爲在何時答曰下作殷之正色者或會
 事或勞師不親將未句無字也

疏證曰注云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卽戎謂兵
 事疏曰云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者明堂位云
 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相對而言故云猶周大赤周以十一月
 爲正物萌色赤殷以十二月爲正物牙色白是象正色無正
 文故云蓋云卽戎謂兵事也者司服兵事韋弁服車服相配
 俱是卽戎故云謂兵事也引趙商問云云曰又按司馬法云
 章夏以日月上明殷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不用大常者周
 雖以日月爲常以龍爲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又案
 周本紀武王遂入至紂之死所王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
 劍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不用大常者時未有周禮故武王
 雖親將猶用大白也案疏申鄭甚晰

建大麾以田

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尙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

本疏袁氏攷證曰以春夏田本無夏字田

下本無至字從大司馬疏補入大司馬疏巾車職下無曰字注下無云字大司馬職下無曰字大常下無今又云建大麾以田八字雖上有田字禮記王制疏載鄭答趙商云

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是約舉此條之意

疏證曰注云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疏曰云大麾不在九旗中者上大白亦不在九旗之中而不言者九旗之中雖無大白仍有雜帛爲物兼在殷正色故此特言之云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者此亦以正色言之上文大赤據周大白據殷則此大麾當夏之正色黑故言夏后氏所建也按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綬夏后氏當言旂若然則夏后氏有旂無綬今此大麾則綬而爲夏后氏所建者彼以前代質後代文差之則綬當有虞氏旂當夏后氏但旂旂皆上有綬夏之旂去旂旂而用之旣是綬故以正色推之當夏也云

田四時田獵者引趙商問云云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綏當爲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孔疏曰綏字是糸旁安是登車之索綏字是糸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故云綏當爲綏云有虞氏之旌旗也者按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綏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綏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又曰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綏小綏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惠士奇禮說曰蓋夏后氏之旌去其旒旒爲有虞之綏卽巾車之大麾王制三田皆用之合於巾車大麾以田之說不在九旗中惟田抗之以表獲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則舉之下則弊之皆以田言明非田不建大麾也中冬大閱中秋治兵固建大常矣及其田也仍建大麾以表獲焉先儒謂春夏用之秋冬則否誤矣錫瑞案惠氏駁鄭說雖可通然周禮古文說是周制王制今文說是殷制本非可以強合鄭君兼通二說欲與今古文兩不相背不得不分別言之惠氏所駁未得鄭君之旨熊羅宿曰周禮巾車建大麾以田與大司馬載太常以田自相矛盾本無說可通此古文書之破綻所在宏多不足深異鄭君學兼今古晚注周官於此等處時牽合今文彌縫其闕故注云云又注禮記王制明堂位云云以禮記之綏卽周禮之麾本之經文以參其事驗之上下以求其證可謂精絜不磨蓋凡古文皆采自今文鄭旣攷得

其原理無不合若然鄭志言王制之云多以夏殷周之禮謂此說田獵亦是則周禮注及答趙商問即推原夏事則言春夏於今古兩家各不相背雖是曲護古文抑亦語不離宗矣要之大司馬所云者此古文一家之言於他經別無顯證以周禮說周禮可也巾車所出本今文而小變之明堂位之言是其迹也凡今文與古文萬不能同故鄭君雖極力調停終多隔閡然如鄭說通之縱未必即安猶可見今古兩家之原委若依惠氏及金氏榜王所乘路皆建太常之義於周禮固不能通並禮記之文亦將錯解仍當以鄭說爲長

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趙商問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何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司馬法論之甸

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又給
 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答
 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
 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爲
 非謂民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
 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
 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
 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本疏袁氏攷證曰詩定之方中疏引此問下有曰字有十作十
 有無天子之卿采地合小都九字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作
 何由能供此馬無故禮已下十四字甸方八里作一甸之田方
 八里采下無地字一甸稅又給王作一甸之稅以給王纔有作
 裁有下無馬字今又二句作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異六閑下有
 馬字家下無有字四閑下有馬字六十四下無匹字今子下無
 以字此馬二句作此馬皆國君之制非民之賦無畿內已下門

十四字此爲作此謂無事條八字錫瑞案所由當從詩疏作何
由盧文弨云此作所誤此爲亦當從詩疏作此謂盧文弨云此
誤

疏證曰注云降殺之差每廢爲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
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駕馬則皆分爲三馬疏曰以駕馬三
良之數上下同故爲此解引趙商問云云曰趙商云邦國二
千五百九十二匹者謂三良一良四百三十二匹三良二千
百九十六匹駕三其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合爲二千
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謂良馬
一種四百三十二匹駕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亦千二百九十
六匹并之千七百二十八匹正合於數鄭不從者天子十二
閑分爲左右一種馬分爲兩廄故一種馬有四百三十二匹
諸侯及大夫直一廄不分爲左右則良馬惟有三百三十二匹
三廄其數六百四十八匹爲馬亦三其一種其數亦六百四
十八匹并之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二廄一良一駕良居一
廄二百一十六匹駕馬三之爲六百四十八匹并之爲八百
六十四匹故鄭氏云子以何術計之定之方中駟牝三千箋
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
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邯鄲而有之
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減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豈非
禮制國人美之孔疏曰言國馬謂君之家馬也其兵賦則左

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天子十有二閑
 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五
 十六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計之校人又曰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閑三乘爲皐皐一趣馬三
 皐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廋廋一僕夫六廋成校校有左右
 駕馬三良馬之數註云二耦爲乘自乘至廋其數二百一十
 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
 廋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
 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駕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
 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由此言之
 六廋成校校有左右則爲十二廋卽是十二閑故鄭又云每
 廋爲一閑明廋別一處各有閑衛故又變廋言閑也以一乘
 四匹三乘爲皐則十二匹三皐爲繫則三十六匹六繫成廋
 以六乘三十六則二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至廋其數二百
 一十六匹應乾之策謂變者爲揲著用四四九三十六謂一
 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以校有左右故倍二百
 一十六爲四百三十二駕馬三之又三乘此四百三十二爲
 千二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雖駕馬數言三良亦以三駕
 之數共廋爲一閑諸侯言六閑馬四種則不種爲二閑明因
 駕三良之數而分爲三閑與上三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百
 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是以校人
 又云大夫四閑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爲二閑亦分駕馬爲

三故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駕
皆分爲三是也引鄭志云云曰是鄭計諸侯大夫之明數也
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廐爲一閑故其數皆倍而誤鄭以十
二廐卽十二閑數諸侯大夫閑數駕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術
計之鄭以諸侯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此諸侯之國馬有
三千過制明非始文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衛之先
君兼邯鄲而有之謂有此邯鄲之富而馬數過禮制故今文
公過制也然則三千之數違禮者也而校人注引詩云駉牝
三千王馬之太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因言之其
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惠士奇禮說曰校人廐有十二廐良
六種一廐二百一十六匹倍之爲四百三十二匹乃二廐良
馬一種之數也以其數三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二廐
駉馬三種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匹乃三廐
廐良馬五種之數也與二廐駉馬三良馬之數相并得三千
四百五十六匹乃五良一駉十二閑之全數也五良十廐一
駉二廐共十有二閑邦國六閑四種良馬三種爲三閑六百
四十八匹駉馬三之分爲三閑亦如之共一千二百九十六
匹乃邦國六閑三良一駉之數也家四閑二種良馬一種爲
一閑二百一十六匹駉馬三之分爲三閑六百四十八匹相
并爲八百六十四匹乃家四閑一良一駉之數也此依鄭注
而計之如此王馬失之少家馬失之多唐馬六閑閑有左右
爲十二閑猶周馬六廐廐有左右爲十二廐唐合十二閑爲

二廐猶周合十二廐爲二校唐有祥麟鳳苑之名自貞觀至麟德馬七十萬六千而後魏河西牧馬至二百餘萬匹恆置戎馬十萬以擬京師軍警之備兩漢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在河西六郡養馬三十萬頭而周之王馬僅三千餘匹何足以給軍國之用乎駉牝三千邦國則然耳而謂王馬大數亦然陋矣周馬之數無聞然宣王師丁之試其車三千魯大蒐於紅革車千乘晉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試其車三千魯大蒐時之盛可知也漢有御馬謂之秣馬食子則王馬與國馬一步作之孝文節儉惟百餘匹而王馬三千以給軍國則太少以奉乘輿則又太多矣古者卿有軍事脩車馬比卒乘以備戎而家無私廐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王度記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以爲等差無取乎多馬也足以給朝事而已是以楚相孫叔敖棧車牝馬中行穆子爲晉卿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魏亦有五乘將軍秦鍼以車多懼選非失之侈乎觀起多馬楚車裂之其法嚴矣子產之家兵車不過十七乘也漢袁盎用事於景帝之朝秣馬一驥公孫宏爲三公有馬十乘而周之家馬八百有餘似失之大夫守百乘之地以故家有四閑乃國之軍馬非家之私廐也家不藏兵革而春秋之世私家授甲相攻則其馬之多曷足怪焉錫瑞案漢人以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則其所言制度非盡周公之舊當有以春秋戰國之事攬入之者大夫多馬明見於春秋傳八百六十四匹蓋當時有此事

而非古制也漢人注不駁經唐人疏不駁注鄭君之解經義賈孔之解注義不得不爲依數計算苦心求通實則衛文公駮牝三千以侯國而上同王制已與周禮不合無論大夫趙商所問蓋亦有疑於此而鄭君仍依經答之耳與氏疑王馬少而家馬多所見固是然經義實是如此惠氏非但駁鄭直駁經矣且漢唐出塞遠征故馬至數十萬古無出塞之事周逐儼狁僅至太原乃必強比漢唐疑王馬之太少得毋未達古今之異乎

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不達其數鄭答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卽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惟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未甚明故不定

本疏袁氏攷證曰禮記明堂位疏引此問下有曰字職方

下無氏字後同注云作注曰無周公以下十五字禮之作禮文
 未達作不達鄭答作故鄭答云四夷下有謂字或六或五作或
 五或六雖有下作與同皆數耳下無皆字校未甚明作不甚明
 定下有字字詩蓼蕭序疏引鄭答趙商云戎狄云云異下有耳
 字其數耳作與周皆兩數耳下無皆字或六或五及校未甚明
 同明堂位疏定下有之也字韓奕疏引九貉卽九也二語書
 旅獒疏引鄭答趙商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文
 義較顯錫瑞案禮之常從禮記疏作禮文浦鎧云文誤之
 疏證曰注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爾雅曰九夷
 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疏引鄭志云云曰若然爾雅之數
 與明堂同皆數耳無別國之名校其錯可知今五六者正是
 數耳其事鄭不其明之未知何者是故不定一禮兩禮俱從
 者是以不著其錯誤按詩序云蓼蕭澤及四海注云九夷八
 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復與爾雅及禮皆不同者蓼蕭或後
 人轉寫者誤當以爾雅與禮爲正也案書旅獒正義曰釋地
 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
 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
 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
 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眾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
 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
 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
 在北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

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詩蓼蕭正義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闇於禮儀也維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引鄭志云云曰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妄定之耳禮記明堂位正義曰爾雅釋地所云謂殷代此明堂周公朝諸侯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引鄭志云云曰加鄭此言夷狄之名既無別國顯其名數或五或六不可知也錫瑞案孔氏三處之疏較賈疏爲詳惟以職方氏後鄭注爲先鄭注小誤鄭引爾雅與李巡本同鄭以不得其國名無

以定之王制正義引李巡注爾雅六戎云一曰雋夷一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羗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又五狄云一曰月支二曰職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巡說必有所受六戎五狄國數可以此說定之與明堂位文止合白虎通禮樂篇曰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所說皆同職方五戎六狄文或互譌鄭以爾雅殷制恐與職方周制不同故疑未敢定耳盧辯大戴禮注以周禮爲周人服四海之數明堂位爲朝明堂時所來之國數爾雅爲夏之所服殷之服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晉公彥亦以爾雅爲夏制

秋官司寤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

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云汜埽反道鄉爲田

燭

本疏

疏證曰疏云此云禁晨行者禁宵行者謂在道路中引禮志云云錫瑞案鄭知男女夜行以燭在宮中者內則曰男子入

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
行以燭無燭則止云入內是在宮中也曾子問曰見星而行
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奔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鄭據此二文爲說也鄭注
郊特牲云田燭田首爲燭也孔疏曰鄭氏曰鄉者鄉謂鄉內
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祭郊之早此天
子祭郊通夜而行之義

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眾多云其他
眠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
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
卿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
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覲也
本疏錫瑞案孔本無又繼以下十字蓋以爲疏申鄭意非鄭志文

疏證曰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贊
 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疏引
 趙商問云云曰然則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服總衰於
 天子或可有私覲結其恩好但無文耳又釋注曰此以君命
 來聘者也者畿外之臣不因聘何以輒來故知司君命來聘
 者也知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贊見執束帛而已者若行正
 聘則執瑑圭璋八寸以行聘何得執皮帛也但侯伯已下臣
 來直行公使執圭璋無此更見法以大國孤四命尊故天子
 別見之也按宗伯云孤執皮帛注云皮帛者束帛而牙以皮爲
 已錫瑞案大宗伯孤執皮帛注云皮帛者束帛而牙以皮爲
 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緇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
 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疏云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此
 注言豹皮爲飾不兼虎皮與大宗伯注義同孤別見天子亦
 無明文注疏據經義推得之鄭君云有聘禮可參又二禮小
 國之君非私覲是此孤之特見非即聘禮之私覲可知以引
 私覲以解之殊乖鄭意案禮記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
 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鄭注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
 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而儀禮聘
 禮曰上介奉束帛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聘禮所言亦
 侯伯之卿而私覲有介五人若上公之卿私覲亦當有介七
 人與此特見五介不合然則特見之非私覲無疑矣疏引諸
 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見喪服小功章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通典載射慈答徐整云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士以下則無服然則特見五介當無士介蓋以斯禮不繫於君而繫於已故視私覲又降二等歟

出入三積

趙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卽與小國同宜應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

本疏

疏證曰疏引趙商又問云云曰然則一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若然牢禮卿亦五視小國君五牢同其餘則異按聘禮腥牢無鮮腊醢醢百簋米百簋禾四十車薪芻倍禾按掌客饗餼五牢米八十簋醢醢八十簋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薪芻倍禾有此別故在視小國之君中然則孤聘天子旣以聘使受禮又自得禮如是孤法再重受禮矣也錫瑞案經上文言諸子之禮出入三積諸男如諸子之禮注云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攷左氏傳云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若然大國之孤卿其禮與子男同子男出入三積孤卿亦出入三積故鄭君以爲

卿亦然趙商疑下文有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則此出入三積之類皆當在眡小國君中不必別見於前故謂於例似錯鄭則以孤尊更特見此出入三積乃特見所得故宜別見於前若其他眡小國之君又當再得出入三積則可以其他該之不必別舉之矣

掌客上公醢醢百有二十饗

此公乃二王後

疏本

疏證曰疏云上公醢醢百二十饗與王舉百二十饗同故鄭志此公乃二王後如是王之上公與侯伯俱用百饗錫瑞案膳夫凡王之饋饗用百有二十饗鄭注云醬謂醢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饗以五齋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醢人共齋菹醢物六十饗疏云醬謂醢醢也者醬是總名知醬中兼有醢醢者經云百有二十饗醢人共醢六十饗醢人共醢物六十饗故鄭注醢人兼引之其五齋七醢等就醢人具釋據此則醢醢卽是醬醢醢百二十饗與王禮同周制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亦稱公惟先代之後於周爲客故其來朝得以王禮待之若三公不得與王禮同是以知此公乃二王之後也

冬官桌氏槩而不稅

趙商問桌氏爲量槩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

本疏

疏證曰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疏引鄭志云云曰若然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勘當諸廛之量器以取平非是尋常所用故不稅彼廛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錫瑞案廛人掌斂市總布鄭注謂總讀如租稔之稔稔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量卽斗斛銓衡故趙商以廛人有稅爲疑鄭云官量不稅足以通解兩處之義

矢人兵矢田矢注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

趙商問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按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矢謂矰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答曰田矢謂矰矢此先定後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苦少疾此疏初在篋笥之中屬錄事得之謹答

本疏

疏證曰疏云兵矢謂枉矢絜矢也者以司弓矢職參之下有七分當弗矢絜矢此五分當枉矢絜矢也云田矢謂絜矢者依鄭志此云田矢謂絜矢非謂經中田矢正是下文七分者若然既非經之田矢鄭言之者欲見絜矢正田矢此經二矢亦可以田若然經枉矢絜矢非直爲兵矢亦將田獵故云此二矢亦可以田也引鄭志云云曰若然鄭君本意以絜矢爲田矢非經田矢自是尋常田矢此二矢亦可以田解經田矢是枉矢絜矢非直爲兵矢此二者亦可以田也此鄭云田矢謂絜矢按司弓矢職枉矢絜矢言利諸田獵弗矢絜矢直言弋射不言田獵而云田矢者弋射卽是田獵也錫瑞案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絜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此經所云田矢之數與鄭彼注云枉矢同與所云絜矢異而鄭此注乃以田矢絜矢爲一故趙商以數不相應爲疑鄭君則以田獵弋射本自通用故謂枉矢亦可以田則枉矢絜矢之異可無容拘泥矣據鄭君於弟子問亦云謹答足見鄭君之謙亦足見當時問答不盡屬口授也

匠人周人明堂

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

南齊書
禮志

疏證曰南齊書禮志建元四年右僕射王儉議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在文王之寢引鄭志云云又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奉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賁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又廟錫瑞案鄭注匠人世室重屋明堂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鄭言宗廟明堂同制未嘗以宗廟與明堂爲同一處也漢人言明堂有兩說異義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大戴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盧植穎容蔡邕皆以明堂太廟爲一惟鄭君用孝經援神契講學大夫洎于登之說謂明堂在國之陽故注禮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日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鄭君此注分別最晰廟及路寢如明堂制則不得與明堂爲一蓋太廟在國明堂在郊必不可混答趙商問與駁異義注玉藻同義言明堂者當以鄭義爲定論矣然蔡邕之說亦自不誤袁準駁之未得其旨禮月令於明堂正中皆曰太廟故蔡氏之論發端卽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引魯禘祀周

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尊祀文王於清廟明堂及禮記檀弓明
堂位孝經以證清廟太廟卽明堂之說是蔡氏所云太廟卽
據宗祀文王爲說未嘗以明堂太廟爲卽太祖廟也盧植云
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顧容云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
二說以爲明堂中行禘祫序昭穆誤合明堂祖廟爲一而
蔡氏初無此說袁氏七廟昭穆之處皆可稱廟喪禮殯宮曰廟顧命
當以駁蔡也古祭鬼神之處皆可稱廟喪禮殯宮曰廟顧命
曰諸侯出廟門侯故明堂本非廟而據宗祀文王則亦可曰
廟古周禮孝經說大戴盛德篇義當如是故趙商據以爲問
鄭謂以文王配非文王廟以后稷配天比例尤塙廟字固不
必泥看也